




中国新文学学会 / 编



中华诗词 现代化散论

蔡世平 著

 中华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

蔡世平 著
中国新文学学会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蔡世平著;中国新文学学会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22-7296-0

I. ①中… II. ①蔡… ②中… III. ①诗词—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 I 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2616 号

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

蔡世平 著 中国新文学学会 编

责任编辑:王中宝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37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enupress.com>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173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自序

中国新文学学会编辑此书时，囑由作者写一点文字放在前面，给读者一个提示，我也觉得有此必要。只好麻起胆子吆喝两声，且做一回卖瓜的王婆，聊博读者诸君一笑。

我在二〇〇二年创作当代旧体词《南园词》时，就开始了
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关注和诗词发展的理性思考。

《重视和关注旧体诗词创作，是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写于十一年前的二〇〇五年，算是最早的一篇。文章提出主流文学应当重视完全边缘化的旧体诗词创作，承认旧体诗词的现实存在，以宽广的胸怀、宽容的态度接纳旧体诗词，给旧体诗词一个合法的当代文学身份。

《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写于二〇一一年，承继的是前文的思路，谈的还是诗词文学。这时我已进京。

《迎接中华诗词的崭新时代——从绿杨出发》写于二〇一二年。面对的是中华诗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苏，至新世纪到来约三十年时间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对于旧体诗词来说，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华诗词研究院又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成立，院址也由北京东交民巷紫金宾馆搬入绿杨宾舍，是为国务院参事室第三办公区。作为主持中华诗词研究院全面工作的副院长、法人代表，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遂有此感。但这篇文章仍然是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从如何提升诗词

文学品质这个要素在谈诗词。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仅仅从文学上讲当代诗词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当代诗词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二〇一三年，我写了《诗性·智慧·人格——试论中华诗词的民族精神涵养》，文章不是从研究诗词问题出发，也没有纠缠诗词创作问题，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主要从诗词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方法和工具的角度，论述其如何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诗性思维、人生智慧和人格操守。文章凸显了诗词的社会价值。这种关注显然视野更宽阔一些，也更理性、更符合实际一些，于诗词创作也有启示意义。

梳理中华诗词的发展脉络，发现诗词由最初的民间即兴写作，如先民的《弹歌》、《击壤歌》等歌谣，继而演变为主要由精英（如封建社会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创作，再到今天国家政体的改变、诗人身份的转换，凡是有点文化、有点诗词想法的人，都要来写一点诗词，差不多变成诗词的“全民书写”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词发展形势。由此看来，今天的诗词不是写作者少数人的事情，而是同时包括欣赏者、使用者在内的社会大多数人的事情。诗词不是小众的事业，而是大众的事业。诗词也不是某些人的个人专利，而是民族的文化大业。随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复兴，诗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她的春天已经到来，更需要我们养护好这个春天。基于这种认识，二〇一四年我写了《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文章强调今天的诗词主要不是诗词文学，而是“诗词文化”，一个字的区别把今天的许多诗词问题、诗词现象都点到了，虽说不可能一下子讲得很透彻。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我是一个看大不看小、看宽不看窄的人。面对一片苍茫的原野，我喜欢参天大树，但更喜欢茵茵绿原。

思考仍在继续。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想法，或者说坚定的信念，就是进入新的时代、新的世纪后，中华诗词一定会有大起色、大发展，甚至会出现一个可与唐诗宋词比肩的高度。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词人认识这个时代、吃透这个时代。认识了、吃透了，方有大想法、大作为。常识告诉人们，历史的高度是看得见的，未来的高度则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则有可能，关键是今天的人要有志气、有勇气，要敢于创高、敢于超高。基于此种想法，二〇一五年我提出了“中华诗词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么一个论题，并从诗词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诗人身份、诗词地理、传播方式、文学理论、人的现代化这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算是我在从二〇〇二年至今的这个时间段内，对于今天中华诗词发展思考的一个小结、一个归纳，书名《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其意亦在此。

从上述几篇文章中，读者或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思考的几个时间节点与思想脉络。

国务院参事室前主任陈进玉先生看了《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清样后问我，如果不从湖南来京，对于诗词，你会如何想？如何做？我回答说，我只会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来思考诗词、创作诗词。因为在地方，我只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创作南园词，进京后我具有了作家和诗词院领导的双重身份。尤其是在中华诗词研究院这么一个国家平台上，看诗词的视域更宽阔了，对自己不仅有了创作好南园词的个人愿望，更有了发展好当代诗词的内在要求。二〇一一年七月，我由湖南调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参与中华诗词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四年多来，我得到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指导，得到了参事室机关和诗词院同仁的帮助。国

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特约研究员的学问识见、道德文章，于我也是一种无形的滋养。可以说《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的形成，也是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这个大集体的劳动与智慧分不开的。

我不是诗词理论家，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只是在主持中华诗词研究院的工作中、在《南园词》的创作实践中，想到一些什么、感悟到一些什么，就信笔写了下来，也算是对自己、对诗词界的一个交代。文章不成体系，体例也不一致，粗疏甚至错误之处一定不少，诚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是从比较大的诗词层面上说的。这些年来，我还写了一些诗评、文评，以及书法、绘画等艺术随笔，将另集出版。罗辉先生和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予本书出版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蔡世平

2015年8月 北京亚运村

目 录

自 序	1
民族的精神长城	1
水淡能收月	7
中华诗词如何走向现代化	13
大雅正声 继往开新	18
旧体诗又成新时尚	29
创造中华诗词的新辉煌	33
迎接中华诗词的崭新时代	37
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	56
重视和关注旧体诗词创作是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	71
敞开思维，让汉字在诗词创作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辉	76
诗性·智慧·人格	81
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	102
大物必生于大处：当下旧体诗词的生存境遇	107

诗行天下 边走边聊·····	112
诗词是社会公器·····	118
中华诗词能提升民族精神品质·····	123
当代乐府“乐”如何·····	125
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137
一项有价值的文化工程·····	141
加强交流 谋求合作·····	146
时代歌声·····	150
诗韵彩云南·····	151
大地诗篇·····	153
他看到了人间世·····	157
山水田园诗的昨天与今天·····	162
编 后 记·····	185

民族的精神长城

——读《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习近平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一九九〇·七·十五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优秀的民族一定产生优秀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民族文化一定培育永恒的民族精神。事实上，这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一经产生与出现，就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吸收，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和精神财富。而同时，世界也会向她送出感激的目光，并报以深情的微笑。

无疑，焦裕禄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民族记忆。焦裕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符号，在人民心中巍然屹立起永恒不倒的民族精神长城。

这是我在读了习近平创作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见2014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刊发的《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实》)词后的感想。

不能不想起焦裕禄。想起焦裕禄又不能不沉思焦裕禄那个时代。

对“50后”、“60后”来说，焦裕禄是不陌生的。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事迹，通过新华社记者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如春风吹拂，迅速传遍神州大地，真可谓老少皆知。焦裕禄的名字深深地刻进时代的记忆里。焦裕禄的形象直至今日仍然真切而清晰，亲切而温暖。

记住一个人，同时也就记住一个时代。焦裕禄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上任豫东兰考县委书记的。一九六二年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份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人民生活还没有从极度贫困中解脱出来，生存的困境还重重地写在中国人的脸上，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这时候，民族特别需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时候，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地带，向老百姓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走去。

焦裕禄就是在当时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任的。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先是领着大家来到兰考火车站，“看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等待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初到兰考的焦裕禄以这种工作作风统一县委的意志，然后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自立自强，以“硬骨头”精神，实现了“锁住风沙，制服洪水”的愿望。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初步做到了自给，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焦裕禄撑着时而全身无力、时而肝痛剧烈的病体，坚持工作，以四十二岁的青春年华，以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格和坚韧不拔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心灵塑造与时代形象塑造。共产党赢得了民族之心，同时，也在全社会树立起伟大的焦裕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不仅在全党而且在全社会都要提倡的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焦裕禄精神，对一个执政党是重要的，对一个时代是重要的，对一个民族也是重要的。

又不能不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创作这首词的一九九〇年代，那是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纵深发展的年月。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正逐

步取代农耕文明。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眼睛涂满了五颜六色，心如沸水，难得宁静，思想观念极为活跃。国门大开，漂着油污的水，总是最先流进来。追求物质享受，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也开始抬头，并有渐成气候之势。但是社会并不富裕，国家并不强大。作为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路走过来、深知民情国情的习近平，最知道一个民族需要振作什么样的精神。民族精神乃国之神器，是不可坍塌的。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习近平不能不为当时社会的某些现象而深感忧虑。一九九〇年他正在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任上。七月十五日，夜已经很深了，皓月如银，心地一片澄明，这时候他正读着一篇《人民呼唤焦裕禄》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如潮，随即挥毫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首词。

字面上解读这首词是不难的。前三句：“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这里的“魂”是指焦裕禄，也指焦裕禄精神。他多么希望焦裕禄归来，又回到祖国的山河大地，因为今天的祖国山河大地和改革开放、奋发作为的现实社会仍然十分需要焦裕禄精神，来“治沙”、“治水”，富民强国。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第一句直接表达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理，当然也是真理。老百姓谁不热爱像焦裕禄这样为人民做好事的好官啊。第二句的焦桐需要作点解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为治理“三害”，总结出“扎针、贴膏药”的治理风沙方法，带头植树造林，广栽泡桐树。焦裕禄一九六三年亲手栽下的一棵泡桐树，现在仍然枝繁叶茂，被人们称为“焦桐”。“焦桐”为何生长得好呢？是因为老百姓怀念焦裕禄的泪水时时在浇灌它啊！也说明焦裕禄仍然活在老百姓的心中。焦桐，又是东汉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曾用烧焦的桐木做了一把琴，音色极好，后人称为“焦尾琴”，泛指好琴。焦桐、焦尾琴、焦裕禄，一字三关，都是状焦之美好。也特指焦裕禄为人民做好事，留下了好的口碑。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沙丘是令兰考人头痛的不利于庄稼生长的自然生态。沙丘系着兰考百姓的生与死，与百姓的生活、

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治理好沙丘，把沙丘变成良田，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里的“沙丘”还可作这样的理解，即对当时某种社会不良现象的一个“隐喻”。社会上存在着日渐滋长的贪图享乐、安逸之风，不通过劳动而获取财富的投机取巧心理，致使道德失衡。这种东西有如民族精神的“毒瘤”，如不及时有效治理，就会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的危害。我理解，此二句似是词作的关键点，不可不细心体会。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这两句既是赞颂焦裕禄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又是抒发作者改造山河、富民强国的一种豪迈精神。

下片前三句，“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作者回到写作此词的时候，今夜的月，还如同焦裕禄那时的月一样澄明。我夜夜思念你。月光如水。你的肝胆和我的肝胆都像这月色洗过一样清澈，纤尘不染。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前一句是屈原《离骚》中的话，只把“兮”改成了“矣”，意思都一样。这两句表达的是既要像屈原一样，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担当，又要像焦裕禄一样，两袖清风，为国为民乐于奉献，完善自己的人生。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是焦裕禄把一生献给党献给人民的生动写照，也体现了作者见贤思齐的优良品格。既然做了一任地方官，就要造福一方百姓，也要造福一方山水，才能完成平生的意愿，也才能安妥自己的灵魂。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今夜我点点滴滴的思绪啊，就像春天的草木一样，全是绿的。而我的思绪无遮无拦，浩浩荡荡，已成为月光映照下一碧万顷的湖水，澄澈清明。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老办公室举行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深情地说到《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首词：“我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

这就又不能不说到习总书记为何要在时隔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重提这首词。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提出“八不准”，并在全党深入开展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内容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就是规范全党的行为，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一个为人民拥护的、信赖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历史使命。而《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在当下具有警示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的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民爱民，与大地山川、人民百姓相依为命的高尚情操，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赤子情怀。

现在回到“念奴娇”这个词体，并浅述一下习总书记这首词的艺术特色。

《念奴娇》原为一曲名，来源于唐代天宝年间一个名叫“念奴”的艺妓。自苏东坡“大江东去”问世之后，“念奴娇”遂风行天下，填者甚众。现存宋人作品，就有四百余首。《念奴娇》又名《酹江月》、《百字令》、《百字谣》、《千秋岁》、《杏花天》等。此调有平韵、仄韵二体。各体句读参差，略有小异。今人一般称《念奴娇》、《百字令》。

习近平总书记《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从艺术特色上讲，做到了以情胜、以意胜、以气胜。

情，是发自肺腑，饱含深情，是作者对焦裕禄的深情怀念，心有所感，发而为诗，极为真挚感人。作者通过与焦裕禄的灵魂对话，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时空交替出现，默默地表达了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虑。中国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家国情怀，赤子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意，是意境开阔，通体透明。作者思绪悠悠、视通万里，立意点全在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而最为一般诗人所不能企及的是，作者和盘托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心境，可谓静影沉璧，浮光跃金。这样的胸襟与心境足以温暖人心、温暖社会，引起读者的心灵回响。

气，是正气流贯，天地动容。一九九〇年代来追思焦裕禄，可谓没有投时代所好。在当时的社会风气看来，似乎有违时令，文不对题。但正是这一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不同凡响，目光远大，大处着墨，流贯一种安排山河、指点时令的天地浩然之气。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习总书记于此时重新发表这首词，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对求正容变、继承创新的中华诗词的繁荣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给传统旧体诗词如何反映当下生活、书写时代精神，提供了一个范例。

（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3月25日，略有删节）

水淡能收月

——读《马凯诗词存稿》

在我看来，诗至少有两种写法，亦有两种读法。第一种是，诗人在古诗文里寻章引句，然后花样翻新，想着法子给自己的作品涂脂抹粉，套上一件自以为得意的漂亮衣裳。但细观之，却是美艳有余，而筋骨不见。第二种是，诗人将自己完全浸融在他的生存环境里，生命状态里，率性为之，笔锋到处，见智性，见血肉，见精神。两种写法，既考验诗人自己，同时也考验阅读者的阅读能力。诗词是要会读的人读，方能读出味道来的。诗人马凯的创作无疑属于后者。这是我近读《马凯诗词存稿》（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以为，认识这一点很重要，这为我们走进马凯的诗词艺术领域找到了一条路径。

—

养浩然之气，是马凯诗词的精要处，不可不察。天、地、人，鼎足而三，撑起了人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地因人的存在而显示出意义，人因天地的涵养而显现出重要或者伟大。因此，作为一个智者，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词人，在他的感知世界里，是非常明确地确立了这种关系的。马凯的词作《山坡羊·日月人》三首，就大写了天、地、人。词人写太阳和月亮，是联系大地和人，或者说让大地和人来观照日、月的。天、地、人三者看似天远地远，无关紧要，实则互为关联，浑然一体。诗人把它列为首篇，足见对此的看重。

我们来读这三首小词。先看《红日》：

拔白破夜，吐红化雪，云开雾散春晖泻。煦相接，绿相偕，东来紫气盈川岳。最是光明洒无界，升，也烨烨；落，也烨烨。

词不难理解，但把太阳出山，夜破晓，天亮堂，万象新始，天地一派大明的境界“放”了出来。特别是结句，“升，也烨烨；落，也烨烨。”于自然气象中托出词人心灵感受的一种高华气象，灿烂辉煌，令人心旌摇动，感奋不已。

次读《明月》：

星空银厦，粼波倒塔，小桥倩影谁描画？皓无瑕，素无华，悄悄来去静无价。只把清辉留天下。来，无牵挂；去，无牵挂。

与辉煌灿烂的《红日》比，《明月》在词人笔下，则显出素静无华、恬淡安详的别一种境界来。月亮把清辉留下来，然后悄悄地走了，“来，无牵挂；去，无牵挂。”真如美女出浴，纯洁清爽，读之，韵味绵绵。

再读《自在人》：

胸中有海，眼底无碍，呼吸宇宙通天脉。伴春来，润花开，只为山河添新彩。试问安能常自在？名，也身外；利，也身外。

在滚滚红尘中，能“名，也身外；利，也身外”地做一个“自在人”，是难得的一种人生态度，非“通天脉”者，不能入此化境。词人把日、月、人放在一起写，成为一个组曲，是深得天地之机心的。

人是天地孕育、塑造出来的。一方面，人，会自然地吸纳天地之气使之自然生长，普遍意义上的“人”，通常都会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人”，一般说来，是一些哲人、思想者、成大事者，他们会有意识地涵养天地浩然之气，让其充盈精神领域，使自己的追求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从而去实现一个理想的世界。